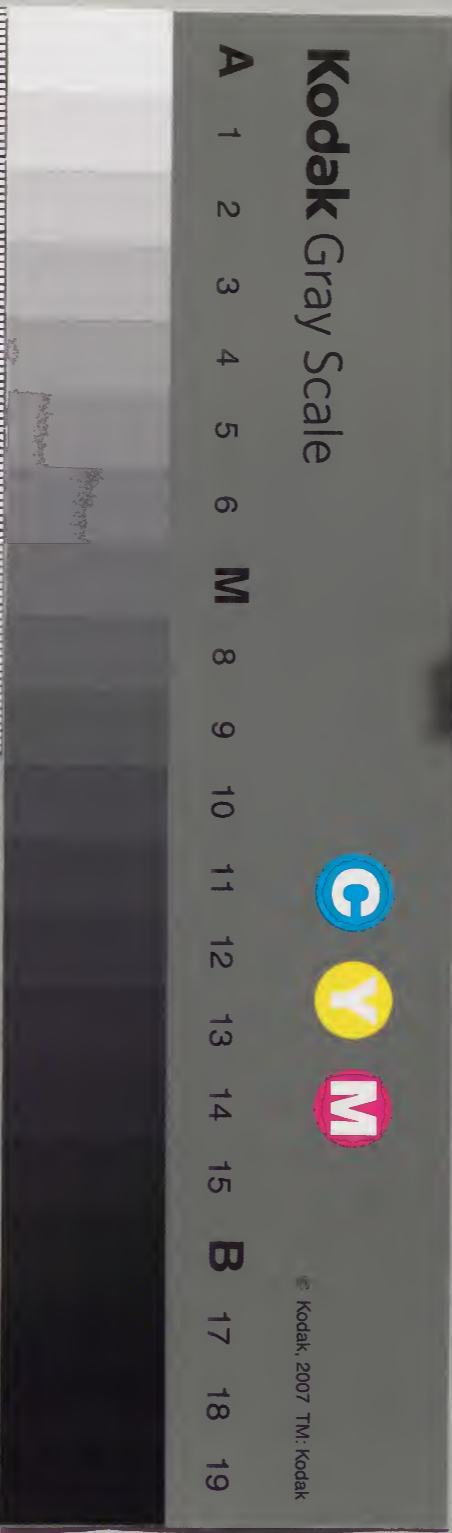


東文選

五十五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7777
冊數	130 (55)
函號	國 116 1



Vertical columns of faint, illegible text within a rectangular border on the left page.

東文選卷之五十五

奏議

權近

請罷私兵狀

司憲府臣近門下府郎舍臣若采等言兵權國家之大柄當有統屬不可散主散主無統是猶大阿倒持授人以柄難可以制故典兵者衆各樹徒黨其心必異其勢必分交相猜貳以成禍亂同氣之相殘功臣之不保恒由於此古今之通患也故孔子曰古者家不藏甲言無私兵也禮記曰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賫君言人臣而有私兵則必

至強僭以廢其君也聖人立法垂訓以防後世之
患可謂至矣昔宋太祖即位之初從容談笑能解
功臣兵權使得保全可為後世之法魯之三家晉
之六卿漢末之群雄並起唐季之藩鎮跋扈皆畜
私兵以構其亂亦可為後世之戒也惟我 太上
王開國之初特置義興三軍府專掌兵權規模宏
遠而時議者以為革命之初人心未定當備不虞
之變宜令勳親各典私兵以應倉卒由是私兵未
能盡除而典兵者反謀煽亂禍在不測幸賴上天
啓佑 殿下靖難定社式至今日私兵之議尚復

如舊因循未除臺諫已嘗上章請罷 殿下以宗
親勳臣可保無他使復興之未幾蕭牆之禍發於
至親由是觀之私兵之置徒以生亂未見其益臺
諫之言亦已驗矣然私門之兵今亦未罷將來之
患誠不可不慮也又况外方各道軍馬分屬諸節
制使或稱侍衛或稱別裨及私伴倘番上之煩徵
發之擾其弊甚多陪從之衆田獵之數其勞亦極
人飢馬困曝露雨雪宿直私門衆心咨怨甚可懸
也方今巨弊莫甚於此願自今悉罷各道留京諸
節制使以京外軍馬盡屬三軍府以為公家之兵

以立體統以重國柄以攝人心除兩殿宿衛外
私門宿直悉皆禁斷朝路毋令私伴持兵根隨以
應古者家不藏甲之義以防後日交猜構亂之端
國家幸甚

論遷廟狀

司憲府臣近門下府郎舍臣嘗等竊惟古者人君
之出雖不過越月踰時必奉遷廟之主及社主以
行所止必奠有事必告示賞罰之不敢專也今我
國家宗廟社稷皆在新都殿下巡幸舊京因
民樂從踰年駐蹕每當祀事送香攝行有乖古者

必奉以行之義攝事之官往來絡繹兩京之間驛
路凋瘵亦當今之巨弊也今欲還輦以就宗社
之所在則新都民廬本皆草舍經年不守頽廢殆
盡留都之官又禁其主撤毀其主不能直守盡為
隣里取供薪燎其幸存者十無一二鑿輿還臣
民曝露無所寄寓營構之難百倍於前其弊有不
可勝言者矣伏望殿下奉迎宗社親修祀事
以從古者奉行之義以省今時遷徙之弊其新都
民廬幸存不守者聽其主告漢城府自撤以藏其
材毋使朽腐頽廢以待後日之用如有妄稱為主

謀毀他人屋廬者令漢城府嚴加考察以盜論罪
請停遷都一書

臣竊惟治國以利民為本利民以足食為先食不
足則民必困民既困則怨必深而國亦危矣是故
古之賢王凡有興作皆為民也盤庚遷殷以小民
圯于河水蕩折離居之苦也大王遷岐以狄人來
侵不欲以養人者害人也今我國家漢城之都
太上王之所定 宗廟社稷之所在所當遷居以
定民志者也 殿下即位已經七年不曾遷徙者
為緣臣民安於舊京皆不欲遷故從其志也去年

有獻議請遷者 殿下親告于 廟以定遷徙之
期則今之遷徙固不容復議矣然時有利否事有
緩急亦不可不慮也今年旱災比舊尤甚民田所收
十不一二臣民遑遑將無所食是宜百事皆廢安
以撫之使其節用儲食專務救飢收草木之實興
販賣之利若救頭焚猶恐不贍乃於此時舉國遷
徙以使臣民疲於往來困於營作徒費所有之食
更無營求之暇則富者僅能過乎今冬貧者未及
今冬已為餓殍矣是猶人之羸瘁者病勢方深使
不得安養以將息反加慘毒以戕害之也有仁心

者所不忍見是救飢為今年之急務而遷徙非今年之所利也且臣民之能作窳幕者僅庇其身而已其為奴婢者必無所庇蔭皆在風霜冰雪之地矣奴婢尚然況牛馬乎牛馬雖微亦有知覺以今年荒藹豆皆乏且因遷徙困傷百倍其飢因寒凍愁痛之心豈與人異哉由是觀之人畜之在飢寒凍餒之地以含怨而愁痛者無慮數千萬命矣古之仁君有一民寒即曰我寒之一民飢曰我飢之也有一夫不獲其所若已推而納之溝中今使數千萬命納之飢凍之地而不恤可乎是其愁痛

之極怨恨之心不歸於他而皆叢于 殿下之一身臣切痛心臣切痛心宜停遷徙之命以待豐年而後舉有何晚哉或者以謂遷徙今年為吉後一二年皆為不吉臣竊以為後一二年皆為不吉則又於其後豈無吉年哉 殿下已於前六七年之間為後民志而不遷矣後二三年之間亦為民病而不遷又何不可之有哉 殿下臣民之父母也臣民國家之根本也根本既瘁則條柯豈能獨榮乎若飢凍則父母之心豈能獨安哉以為今年之吉而不念臣民之飢乃汲汲於欲遷者臣竊以為

不可也或者以為天之旱災寧知其為不遷之故哉臣又以為遷徙之命定於去年之冬夫遷徙未定之前未有旱災如此之甚及遷徙既定之後乃有旱災如此之甚豈可謂為不遷之故哉天苟欲遷當必無今年之旱矣天意難知人情易見欲合天道當順民情伏望 殿下上畏天災下恤民隱姑停遷徙安養飢民以待後年之吉臣民幸甚國家幸甚

請停遷都二書

臣以無功濫蒙 聖恩得參勲盟聯姻公室父子

顯榮爵位既崇雖至粉糜無能報答思效愚衷以補 聖德之萬一此臣夙夜之所懷也乃緣愚臣功微爵重福過禍生去冬違疾旬月乃瘳今年正月瘡發于背五月又發七月又發動輒累旬而後平耳本重聽又自七月眼復甚暗目既沒後全不見物其漸轉篤恐至喪明氣又虛羸神昏健忘今月初八日又得風眩之疾仆地殆絕幸蒙 聖恩賜藥命醫多方救治乃得復蘇迨至今日猶未悉平臣每自度衰憊如此豈能久於人世哉臣恐晨夕奄辭盛代終莫效忠永負 聖恩此臣之所大

恐也故臣於前日力疾上書冒干天威以歲之
飢請停遷都聖度寬弘不加譴責諭以溫言前
已告于宗廟今又告于太上成命已定所言
難從臣近奉命感激益切愚衷殿下所以承
宗廟奉太上孝敬之誠至為深切然宗廟之靈
太上之心豈不以恤民而保邦為重哉以民之飢
告于宗廟以祈後年之豐以民之飢告于太
上以待後年之吉宗廟豈不聽太上豈不許乎
是則殿下孝敬之誠既至而愛養臣民之德亦
益著矣苟不恤民之飢輕動遷徙以殘臣民以危

邦本豈所以為持盈守成之道豈所以為繼志述
事之孝乎昔宅洛者武王之志也周召經營已建
宗廟成王即洛奉祀之後還歸宗周不復遷徙者
以其時無盤庚河水之患又無大王狄人之侵臣
民安業故不遷耳後世不以成王為非蓋王者遷
都皆利民也今者不利於民而欲必遷無乃不可
乎殿下駐此雖終不遷猶是合於成王之事後
世無譏况待後年之吉必有可遷之時何必汲汲
於此年哉殿下歷觀前代之事見有民飢而不
恤使陷於凍餒者必以為不仁矣臣恐後世有復

以此議於今日也且飢饉之時必有盜賊臣民之力分於兩都少壯皆往老弱獨留盜賊肆行勢所必至萬有強暴之徒成群劫掠畏罪謀亂亦甚可畏近日人民有聞遷徙之命至有涕泣若不欲生者往往皆是蓋飢寒切身能不去而為盜者鮮矣天下之患每生於所忽是亦不可不慮也 殿下苟以告于 宗廟太上成命已定難以遽改則乞下此書謀及卿士謀及庶人咨其成命可改與否然後施行則其改與否皆出國人之公心非關殿下之獨斷雖改成命又何不可哉國家神器也

殿下當與國人置之安地而共守之也豈可以獨置之危地而不恤哉臣民飢凍怨咨於下而 殿下獨守神器於上猶以萬鈞之重置之累卵之上能不潰敗而顛覆難矣臣切危之臣切痛之臣蒙恩最渥欲報無路苟有可言豈敢畏罪不復盡言以負 聖明伏惟 聖慈垂察幸甚幸甚臣無任冒昧隕越之至

請傳內禪書

宗親耆老大小臣僚等誠惶誠恐謹上言于 主上殿下臣等竊謂宗社大統父子相傳古今之達

禮也然而內禪之舉必因變故而後有不得已而然爾今我 殿下春秋鼎盛享國未久治功極著中外又安群情親戴顯望大平之永乃於今日遽厭萬機傳付世子而世子年方幼冲未堪負荷舉國臣民痛心缺望前日臣等詣闕申聞請寔其事得蒙以許舉國欽愉不期中變密將國璽傳付東宮臣等聞之倍增痛心 殿下以宗社大統傳付聖嗣授受之際當正其始今乃密令內豎潛相授受自古授受未聞如此國統宗社之所係國璽天子之所錫 殿下視為私物而私與之是輕宗社

而忽帝命也始之不謹如此其終乃何臣等念此倍增痛心且信者人君之大寶 殿下既已許之俄又改之信安在乎欲正國統而先失信可乎以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固當順於民心民心合而天意得矣既違民心其合天意乎 殿下欲違民心而以大統傳付幼冲 殿下縱自逸其於天意如何其於 宗社如何伏望 殿下勿為一身自逸之計務恢 宗社之大計收還國璽永保 宗社以慰一國臣民之望不勝幸甚

再上書

臣近誠惶誠恐頓首上書于主上殿下臣近竊
惟天下之事有事同而勢異者當治平無事之時
則守其經當危難變急之際則行其權苟當治平
而從其權則失其時中之宜而反致禍難之生矣
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有天下國家者必以世及而
相傳禮之經也凡諸侯之承國必受命於天子亦
禮之經也古者諸侯之子除喪之後必以士服入
覲天子天子錫以車服然後得襲其爵而歸治其
國焉及周之衰列國強僭趙武靈王惑於嬖寵乃
傳幼孽自稱主父後欲分王屯子遂致禍難終至

餓死國以亂亡為萬世笑自唐天寶迄于宋季或
迫於危難或因於大漸而有內禪之舉皆因一時
之權爾未聞無故而行之者也若夫侯藩不先請
命擅自立後而後告于天子天子不得已而許之
者自唐中衰藩鎮跋扈而始爾然不旋踵皆至討
除未有能永保者也唯在前朝之時忠宣傳於忠
肅忠肅傳于忠惠則當治平無事之時行之爾然
忠宣以世祖皇帝之外甥受元朝太尉之爵命特
蒙帝眷樂居燕都不欲還國故親奏于帝乃以本
國傳付忠肅忠肅亦欲守其家法又奏于帝而傳

忠惠是皆先奏得請而後傳之得禮之經者也然
忠宣以久居燕京終遭讒謗以有吐蕃之行忠肅
乃與忠惠及構嫌隙父子相訟貽譏後世是雖先
奏後傳得禮之常然其利未獲而害已隨至此非
義事可以鑑矣及至偽朝禍昌之際乃敢先立而
後奏失於常經然禍之驕惡滔天又有舉兵攻遼
之隙而我太上王舉義回軍翊戴中國忠誠克
著帝心嘉賞故置而不問然在其時臣近偕門下
評理臣尹承順等奉昌之命請親朝覲于京師禮
部尚書李原名詰責臣等爾受國王之命而為宰

相爾不告王而以爾爵私與於人其人亦無王命
而私受之於爾則國王其不罪之乎爾國之主受
帝之命以承王爵今不奏請私與其子是何禮耶
臣以禍變甚迫不及聞天對之然其回答有立異
姓為王陪臣無賢智者之語昌之父子由是失國
當是之時非我太上回軍忠義之烈則我一國
生靈之禍豈可勝言也我及我太上傳付上
王之時太上疾漸亦有鄭道傳敢拒帝命又欲
攻遼貪立幼孽謀戕寵適禍變之急故爾中國亦
值高帝登遐建文新立庶事未遑故不問爾上

王傳付 殿下之時適因中國方有燕亂不暇生
釁於外國但於回咨反覆致疑以示其意此皆幸
而免爾非萬全之計也方今當中國堂堂無事之
時我國亦無汲汲危難之變 殿下乃欲效其前
轍不先請命傳付世子而後計稟是臣所謂事同
而勢異者也其在曩時彼我皆有危變故我得以
從權而行彼亦以從權而許之也今時則不然我
無危急之變固當守經而先請彼亦無變故之際
亦必以據經而議之矣彼以經常而責之我以何
事以對之乎此豈非事同而勢異不可以不察者

乎 殿下之意必以謂先聞則以世子幼冲或不
得命既傳而後聞則業已傳之必蒙俞允也然帝
命之允在乎事之當否豈專在乎傳與未傳也哉
殿下之於臣等加以不次之寵臣等苟以禮謝而
已遽欲辭職以自逸 殿下必以為我於爾也優
加異寵而爾於我也遽欲踈退其心如何必異而
疑之矣天子以雅樂賜於諸侯誠希世之異寵也
帝以異寵加於 殿下宜即用之親行告 廟之
禮使帝聞其感動之極可也今乃不然遽辭爵命
其於帝意以謂如何臣聞近日使臣黃儼每語人

云 殿下事大之誠則如舊矣執政大臣奉行不
謹必以此言聞于帝聰繼有遞位之報則帝心益
以儼言為然是必權臣執國命擅廢立欲挾幼主
以抗中國有如崔瑩之為者矣雖不遽與問罪之
師必名執政以詰其由執政能如鄭道傳之拒命
不往乎然則釁隙由此而成矣不能不往則 殿
下使同盟元勳盡忠謀國者一朝以無罪陷之不
測之淵而莫之救也執政既往嚴刑詰問織成其
罪則豈止其身受戮而已乎必將以此成我罪名
以與問罪之師矣 殿下徒以盡忠事大之誠而

恃帝之眷遇也旋旋不以為意欲行揖讓以委幼
弱舉國臣民罔不痛心而投淚伏惟 殿下深思
而審處之 殿下必以臣言以為必無之迂言也
然而 殿下初必以為冢適之正傳付大統名正
言順舉國臣民必悅而從之矣今乃紛紛不順如
此 殿下不能料臣民之不順又安能必上國之
不問哉易曰作事謀始始之不謀終必有患小事
尚然况大事乎世子雖是適家以其幼弱群情未
附則天意之未集亦可知矣 殿下不恤國勢之
可虞乃欲違天違眾強附幼弱是輕 宗社而棄

之也伏望 殿下深思而審處之收還國璽親聽
萬機以待世子年紀既壯功德益著民情樂附天
命是集然後先報朝廷以俟明降而傳之 宗社
幸甚國家幸甚

議政府狀

贊成事臣權近等言人主與大臣元首股肱有同
一體可否相濟共成其治者也舜命禹曰予違汝
弼高宗命傅說曰爾交修予傳曰和臣不忠忠臣
不和故君所曰可宰相有所不可歷代以來人主
所為如有未安者則人臣或不奉詔或有封駁追

改成命者多矣此所以調護匡救維持協輔以收
治平之效者也不然則君出言自以為是卿大夫
莫敢矯其非唯唯諾諾阿諛順從以至於亂孔子
所謂予無樂乎為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是一言
而喪邦者也今我國家自 太上王開國以後及
我 殿下即位已來廣詢博訪樂取諸人以隆治
化神謀睿筭已嘗講畫之事徃徃本府更議申請
以至改罷者蓋亦多矣由是下情悉達上德益彰
式至今休近日憲司因世子吉禮之事劾論左政
丞臣河崙等以為欲改 殿下已定之事再三問

備獲蒙 殿下肆宥之恩然後得釋然則人君所
為苟云已定則雖有未安臣下不得更議申請無
論是否唯事奉承而已是不唯矣於交修匡輔之
意阿諛順旨以基禍亂將來之患有不可勝言者
矣臣等職在政府股肱一體可否相濟之任自今
事有可議將如憲司所論指為已定不敢更議申
請唯事奉承即乖股肱一體之道以負 殿下委
任之意將復擬議有所更改則恐憲司又從而議
進退惟谷罔知攸處伏望 上裁施行

闕佛疏

魚變甲

臣等竊謂佛氏之為害尚矣自漢以來崇奉愈謹
而未蒙福利者載在史典固 殿下之所洞覽也
矣待臣等之言哉嘗觀韓愈之論有曰古之為民
者四今之為民者六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
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
乃之何民不窮且盜也且曰民者出粟米麻絲作
器四通貨財以事其上不然則誅使韓子小知治
體則此言足以裨補 聖化之萬一伏惟 殿下
留意焉臣等亦以謂異端之中佛氏為甚以夷狄
之俗獨居四民之外而使民窮盜其罪宜何如也

夫禽獸害穀必驅而遠之者以其害於民也然禽
獸雖食人之食反為人用僧而坐食未見其益矧
今水旱年荒倉廩匱竭吾民之計則生死莫保比
徒之食則豐凶如一唯見飢民不見飢僧唯見民
之飢而死也不見僧之飢而死也日肆誑誘暗鑠
民膏臣等竊痛之古之君子深言其害者多矣為
國家慮者則以蠹財惑民排之為彛倫計者則以
無父無君斥之為斯文之興喪著書立言垂教於
將來者則以空虛寂滅罪之然其說宏闊勝大易
汨人心故瀾漫浸漬經歷數千載天下之人主幾

見惑焉卿士大夫幾見陷焉愚冥百姓孤兒寡婦
幾見欺焉而未之覺悟者則誠以道學不明人心
不正為人君則未能盡精一執中之道為人臣則
未能究格致誠正之學畏慕罪福而易陷於因緣
果報之說百姓之無知者則從厥攸好觀瞻倣效
尤易流於誑誘而天下風靡矣脫有如堯舜文武
之君卑愛周召之臣出於其間則不惟人其人火
其書必明致誅戮以示妖言之戒矣况敢望華屋
珍饈以享香火之供養乎况覓其頭緇其衣逃賦
而營產乎况登名銓選紫衣方袍並列通顯驅馳

於都市之間乎是以清淨之戒未聞而淫穢之行
日彰惟我太宗大王承聖祖經綸草昧之餘
接前朝積習因循之末日新聖學扶植綱常一
革竇薦之法席不建山陵之齋剝加以經學大
臣有若河崙等為之承弼常以排斥異端安養生
民為念革寺院削田民先為小正之端以示大正
之意焉今殿下以乾健粹精之資天縱緝熙之
學受聖考付托之重當大有為之時其於通達
先志明教化正人心扶斯文闢異端使斯道之
明如日中天可謂事半功倍之秋也議者謂當今

家廟之法已設水陸之制已定其勢已殺人人自
然知所向方而漸趨於家禮之法矣然家禮之書
自士大夫間當死喪急遽之際雖有護喪辦事者
猶恍惚茫昧未能隨事區處况如民之無知者乎
且人情樂於因循憚於改作雖在上者躬率以示
莫能相一今水陸之設雖云從簡國家未能頓除
忌晨之追福舊習尚存誕日之祝釐諛風未斷
况卿士大夫乎卿士大夫猶不能免况庶民乎開
其為此而禁其為彼民不傳矣是以無貴賤貧富
皆曰家禮之法善矣然行家禮則人將議我曰異

於常矣水陸之法簡矣然行水陸則人將鄙我曰
吝其財矣奔走寺院飯佛齋僧召致親友競事奢
華糜費不貲富者罄竭財產貧者稱貸公私修七
既畢則葬送力微葬送纔畢則公私交徵其債矣
是故典賣田宅以償其財而民不聊生此 殿下
之所未及知而臣等之所痛心也竊惟盛必有衰
物理之常福善禍淫天之道也堯舜禹湯文武周
公天下之大聖也功加于時德垂後世天下之所
共仰賴而尚且不祀彼佛何神妖誕不經之說汨
亂天常竊人主之柄以奔走天下之人誠禹湯文

武之罪人而反享禹湯文武之所不能享其罪極
矣夫人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往者道澄雪然之行
檜岩津寬之事足以鑑矣今與天僧徒之惡何其
相繼而不絕也是豈數窮惡積天實厭之令自絕
其根本有待於 殿下之神斷乎昔者孟軻氏拒
詖淫邪遁之說而猶自謂承三聖之統後世論其
功曰當不在禹下伏望 殿下盪除夷法丕變風
俗毀撤塔廟焚燒經律闔境僧尼並令歸俗申
命禮官倣文公家禮定為卿士庶民喪祭之禮使
儀品等級之有差衣衾器皿之有數陳列圖式簡

易明白下至愚民皆得易知而可行則昔日遊手
坐食之徒今盡為持鋤緣畝之民昔日事佛求福
之輩今轉為報本追遠之人道無二致國無異俗
人心既正道學益明世道淳如也則亦東周一治
之盛也而 殿下前日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
炳炳琅琅垂耀簡策使後世之人知大聖人之作
為出於尋常萬萬也其淑人心回世道燕翼貽謀
以其億萬年無疆之休亦不外於是焉臣等猥以
庸資密近耿光揆厥所職實是論思之地宜以善
道裨益 君德顧無片言上對 清問幸今伏聞

憲府言有及是適此機會不勝欣躍且嘗聞伊尹
之所志若使其君不及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
故臣等不勝惓惓之至仰瀆 天聰伏惟 聖裁
施行國家幸甚斯道幸甚

上時事書

鄭孝復

臣竊謂屯田是萬民之所共惡女子非宦官之所
宜畜此而不禁何以為政臣之未解一也兵不在
多惟其精官不必備惟其人不急之官多無用之
兵衆矣民安得不困國安得不貧臣之未解二也
僧徒何補於國受職牒乘肥馬乎倭奴何德於吾

民船粟米周饑饉乎臣之未解三也嗚呼功同而
賞有高下者從其貴賤也罪一而罰有輕重者以
其親疎也夫如是則賞何能勸罰何能懲哉一夫
有罪國人皆謂可殺猶不殺之衆心其得自安乎
衆心未安國家其得不危乎臣之未解四也嗚呼
政不足與聞也人不足與適也安得悉以事事而
舉之惟願 殿下崇儉節用以厚民生卑宮惡衣
以移風俗賤貨而貴德勿畜言利之臣厚本而抑
末痛禁遊手之徒正賦之外不納進獻用物之外
不許營繕事必師古勿立新法如承大祭毋輕民

事脅從罔治以示至仁勿聽無稽之言勿用不詢
之謀勿侮老成之人三復七月之詩潛心無逸之
書以古昔堯舜禹湯文武之善行為今日之善行
臯陶伊傅周召之所以告戒其君者便作今日之
耳聞勿恃富貴勿恃崇高勿恃兵甲之多城郭之
完山谿之險常懷戰兢之心敬天命畏小民云云

論五鎮形勢疏

金宗瑞

臣竊聞威德廣被日闡國百里者不為不多而莫
盛於周文窮兵黷武拓地千里者亦不為不多而
莫甚於漢武又有暗弱衰薊日蹙其地者固不足

道也然以德闢國者易得難失以力拓地者難得
易失事同而道不同也高麗始祖力能統合三韓
威不及於朔方只以鐵嶺為界其在睿宗謀臣騁
智誘翦戎醜遂置九城然旋得旋失 太祖天縱
聖武起於朔方奄有大東南盡于海西北抵于鴨
綠東北至于豆滿爰置孔鏡吉端青洪咸七州誠
東方闢國以後未有之盛業也 太宗繼世道洽
政治漸磨既久夷化為民俗革於善維持鞏固莫
敢誰何第因昇平日久守臣失禦鏡城以北陷為
賊藪 太宗軫念姑置慶源於富居微示復舊之

意其攘斥夷狄恢復土疆是在 聖上繼述耳曩
者在朝群臣獻議曰慶慶源於龍城則北方措置
得宜而民弊盡去矣 聖上以為 祖宗所守雖
尺地寸土不可弃也固執以為不可不從群議厥
後其議復起喧囂不已乃令微臣往議大臣加置
寧北鎮于石幕以定界域臣今在北方無處不見
無言不聞富居石幕皆非限域之處龍城亦非關
塞之地議者曰龍城如秦之函谷阨險無比若守
於此則胡人不敢向我而售姦我民可以安枕而
肆志矣是大不然無水可阻何以設險無山可據

東文選五十五
何以爲固真所謂四散四戰之地也若以四邑要
衝宜作大鎮以爲主將之所以爲四邑之援則然
矣倘如議者之言以龍城爲界猶未免侵憑之患
則後之議者必以磨天嶺爲界而又未免則乃以
鐵嶺爲界而後已前朝之事可鑑矣臣又聞歷代
帝王莫不重肇基之地漢之於豐沛唐之於晉陽
蓋可見矣棄先祖之地而不守忘肇基之地而
不復則謂之肯構肯獲而謂其有後乎善繼善述
而承其前烈乎抑以龍城爲界者有一不義二不
利蹙先祖之地一不義也無山川之險一不利

也無守禦之便二不利也以豆滿爲限者有一大
義二大利復興王之地一大義也據長江之險一
大利也有守禦之便二大利也然則欲以龍城爲
界者偶未之思耳天相有道孽胡自竄聖上乘
機不勞一兵不傷一民克復舊疆爰置四邑可謂
善繼善述而增光于前烈矣臣又聞成大事者不
顧小弊建大業者不計小害事巨則弊必生業廣
則害相隨非獨今時自古爲然今四邑之設非爲
好大復先祖之地則事莫大於此矣繼先王之
業則義莫重於此矣何慮乎小弊何患乎小害况

初年之雪雖云大矣而頭畜不甚斃損次年之疫
雖曰大矣而人民不甚死亡若如議者之說則農
牛戰馬從何而出軍卒之多餘丁之衆尚不減於
舊額又何歟其說之過情不待明者而可知也且
以去年之事言之其禍雖曰重矣比之興富之身
戮承祐之覆軍龍城之大敗固有間矣九年之水
七年之旱無損於堯湯之盛德五十萬之凶奴四
十萬之突厥何害於漢唐之大功况災不過於一
年賊不滿於數千則何憂何懼臣又聞古之豪傑
築萬里之長城以防胡修千里之長堤以防河且

其役民至於十年之久此則過矣然後世有蒙其
利我國北連鞞鞞屢被侵陵自前朝至于今其禍
不泯城郭之修甲兵之鍊當百倍於他道可矣雖
今年築一城明年又築一城無歲不築何害於義
哉往者以富居為界而尚無數尺之城塞邑如是
况其龍城以南之州郡乎以今思之籌邊之策甚
失而華人之哭宜矣 聖上軫念謀臣獻議庶民
子來既築會寧又築慶源役不踰時功乃告訖况
甲山慶興自能修築皆有堅城北方之憂十已去
其七八矣臣又聞殷伐鬼方至于三年周之成役

者乃曰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又曰曷月予還歸哉
若是則殷周之民尚不免成役之久也自此以降
夷狄益張征戍益苦觀其歸來頭白還戍邊之詩
則可知矣非獨中國前朝亦然初以鐵嶺為關後
以雙城為界出諸下道之軍遣戍於此戍卒到老
尚未歸家至於父子不相識其道途之遠戍役之
久又可知矣以今日之事言之霄壤不侔矣臣又
聞遷邑大事也起怨咨傷和氣古人之所深慮况
遷吾靜居之民移彼豺狼之域乎其不怨惡者幾
希矣第緣 聖筭神妙不鞭一吏不刑一民數萬

之衆纔閱月而畢集於新地大事易就新邑永建
其與旋得旋失者不可同日語矣不意浮薄之徒
假托初年之大雪次年之大疫胥動浮言扇惑人
心安者欲動止者欲行幾乎沮大事而喪前功矣
幸賴 聖上之明斷浮言自殄民心自安加以至
仁浹洽寒者以衣飢者以食民困於役而忘其勞
卒困於戍而忘其苦古人有言曰毒民不由其上
則民懷敵愾之心又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是已
今日之建四邑專以藩屏北方也今日之築城郭
專以鞏固藩屏也今日之戍邊圍亦欲禦賊而安

我民也然則今日之事非可已不已而輕用民力也非好大喜功而窮兵黷武也夫民至愚而神豈不知此意民有與臣言曰會寧慶源今已築城矣所當築者唯鍾城與龍城耳惟此二城既築則我輩無憂矣信斯言也其他庶民之心從可知矣去年慶源之禍可謂慘矣而民無懼色散者聚逃者復力農安業無異平日以今日之事觀之後日之効死勿去可期也或有不勝銳氣自出赴敵能斬賊首者有之以往日之勢考之異日之親上死長亦可期也以慶源一邑之事推類則三邑軍民之

心槩可想矣臣久在北方熟觀野入之情雖父子兄弟之間有欲則相殘相害無異仇敵縱使日費千金難以結其心或結之以利利盡則又肆其毒矣莫若外示懷綏之惠內修備禦之事則我勢自強彼勢自屈以自強之勢乘自屈之隙則可以得志矣臣之欲汲汲於築城郭繕甲兵訓士卒蓄糧餉者良以此也若城郭完固甲兵堅利士卒訓練則四鎮之人足以自守自戰矣矣待他兵之助其賊變之末息賊心之永服難以預料也臣抑又思之新徙之初僅以數尺之寨尚能固守况今石城

既築何憂自守民無所儲官無所蓄因之以饑饉亦免餓殍况今連歲有年民有餘粟官有餘蓄何憂食盡官無尺寸之求民無絲毫之出何由財盡民志已定遁逃日減何由逃盡鍾城畢築則民力自休矣何患力盡若龍城則勢非汲汲何必速成待其財力有餘然後為之未晚臣又聞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暴是雖善人未百年則不可以言治况新邑之設未十年乎何可以一事之得一事之失遽為憂喜也伏望 聖上不求速成不貴小利不計小弊不慮小患積以歲月持之悠久則

浮言自息民心自定民弊自去民怨自絕民食自足兵力自強寇賊自屈新邑永固矣然臣之所言似不可盡信初年之雪言者以為頭匹盡死臣則以為不然次年之疫言者以為人民幾盡死亡臣則以為不然朝議多以彼為直以臣為曲指彼為忠指臣為邪臣於是痛心固極以今觀之事各有迹卒不可掩未知孰為忠孰為邪孰為公孰為私公私之分忠邪之辨唯在 聖鑑之明耳自古在外建事之臣必遭讒謗不能 補者多矣前朝尹瓘盖其一耳瓘以巨室大功幾乎未免况臣無尺

寸之功又無違事之才而所為多舛寧不寒心

請停遷明堂書

權蹊

臣竊謂周公孔子大聖也制禮作樂垂法萬世者
周公也繼往開來垂教萬世者孔子也是故為治
而不法乎周公孔子臣未見其可也今揚善上書
之事臣未知其詳聞之人言以承文院為國之明
堂而景福宮非明堂不可不營建宮室若不建宮
室而使常人居之地德所鍾或生豪傑非社稷
之利也於是命大臣而相之又命集賢殿總
考地理之書以備顧問臣未知風水之說出於何

人其應之吉凶果如所言而關係國家之利害如
是之重則以周公孔子憂國慮世之盛心何無一
語及之初為此說者果賢於周公孔子者乎司馬
溫公朱文公亦大賢也擇葬之說溫公極論其非
而文公亦取之是必有所見矣然則風水之說周
公孔子之所不言溫公文公之所不取其為誕妄
而不足信昭然可知矣揚善之學又粗而未精則
其不可信亦無疑矣臣初聞是事謂殿下必不
信也及聞命大臣登山而相之又命集賢殿
而考其書大小洵洵相胥浮動然後知殿下不

能無疑於揚善利害之一言而致此紛紛也以
殿下之聖明極知揚善之誕妄而不能不動於
聖慮其邪說之害如是之慘臣雖愚昧欲請對玉
案極陳所懷而誠畏 天威反覆籌之未敢即請
於今月十一日瘡疾作其勢匪輕旬日之間似不
敢進闕區區之誠無路上達不勝痛憤觸冒 天
威敢陳管見伏惟 聖慈垂察焉夫創業垂統之
君其見遠而其慮深我 太祖神謀睿筭高出一
時臣民之上雖一號令之出亦未嘗輕以處之况
定都營宮事之大者豈無稽而億定之哉希進檢

小之徒利於干君千謀萬計以中人主其言總惻
纖悉聞之若甚可行行之則多不可雖或行之必
有後悔古今通患也揚善何人哉今信其輕薄希
進之言而疑 太祖之所定其可乎且揚善果有
豪傑出之語則是故為幽遠不測之語以動 殿
下而異遂其所欲也其計可謂狡矣夫自有宇宙
以來帝王興替不知其幾其以歷勝之術防豪傑
之出者何代乎苟以歷勝而防豪傑之出使國祚
傳之無窮則周公孔子必先為之矣豈有是理而
周公孔子不智不忠而不之為乎又未聞傳紀以

東漢書五十五
二十八
來某帝某王所生之地吉而為帝王也借曰有是
理豪傑之伏也無盡天下之吉地其可悉罷而悉
防之乎臣嘗歷觀前古之興廢繼世之君雖甚昏
庸狂悖而祖宗深仁厚澤固結人心人心不忍去
則天亦不忍絕之故欲傳祚之遠者須使深仁厚
澤固結人心而已三代尚矣漢唐以下之興廢亦
不過此然 殿下之所洞見故臣今不復枚舉而
贅陳之且我漢城之都見於圖讖前朝之時欲以
壓之或管官室或來巡幸非一二矣未防 聖朝
之興苟有天命豈智巧之私所能防哉隋煬帝殺

李金牙而晉陽之甲卒與周世宗殺方面大耳而
陳橋之變忽生周防自謂密矣而貽謀裕後之未
得其道何救於亡哉古今明驗如此而揚善欲以
左道惑 殿下借此為說以感動之其亦小人之
尤者歟善乎唐太宗之言曰居天下者唯須正身
修德而已此外虛事不足在懷夫以太宗之賢猶
能及此以 殿下天縱之聖獨此一事反出其下
臣切羞之臣切痛之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今使集賢殿講其書將以顧問臣尤驚駭也昔宋
哲宗使道士陳景元校道書范祖禹以謂損朝廷

之體而深闢之使道士校道書何害也然以出於
上命猶以為不可况以怪誕不經之書 親賜覽
觀以求其說乎其不可也必矣惟我 太宗大王
嘗欲觀杜詩臣父先臣近以謂非人君之所當學
請講周易 太宗從之杜詩尚且不可其可以異
端荒唐之書講於經筵之上乎且人君之學其體
固異於學者之學又安得百家衆技之類一一學
而攻之乎大非人君為學之體臣深為 殿下不
取也在 殿下之明睿學之固不難知之亦無害
如或後世效而尤之未免惑於其說則其害誠有

如夫子之所言矣烏可不慮哉臣固知 殿下之
終不信也然而大臣相之集賢講之致物論之紛
紜如此其甚非細故也伏望 主上殿下扶正理
而抑邪說念愚臣而察孤忠罷往相之命停集賢
之講以杜邪說以安人心遠則師周公孔子邇則
遵 太祖 太宗尊六經而黜百家正心術而辨
邪正仁義道德之化行於上孝悌忠信之俗成於
下人人有親上事長之風則國家自有盤石之安
矣臣性本庸愚懶惰不學雖欲有言文不成章未
足以感發人之心目矧以鄙賤之言豈足以感動

高明之鑑乎然其區區愛君憂國之心有不能自
已謹冒昧以言伏惟 聖慈垂察焉臣覬無任惶
懼之至伏候進止

東文選卷之五十五

The right page of the document features a faintly visible table with a grid-like structure. The table is enclosed in a rectangular border and contains several columns and rows. The text within the table is extremely faint and illegible, appearing as light grey or blue markings on the aged paper. The table structure is roughly as follows:

